中國青年

第六卷第十號

（一三五期）

民國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本期目錄

社評

孫張作合討赤之前途

革命與言論自由

青年對於北伐應有的認識

學聰明些

準備打倒反動學閥！

蘇俄工人生活之一瞥

黃梅農民運動之勝利

喇叭（小說）

中國經濟狀況之研究（通信）

怎樣完成辛亥革命的工程

主幹 夏丏尊

一般

誕生號 出版

一般的誕生
一般與特殊 丏尊譯
中國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 劉叔琴
青年的生活問題 劉薰宇
讀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范壽康
一般的錯誤 李未農
趣味豐富的秋底天象 匡互生
旅英雜談 孟實
不死(小說) 孫福熙
遺腹子(小說) 聖陶
長閑(小說) 丏尊

本誌定價	
國內	國外
每冊二角	每冊二角四分
半年一元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	全年二元四角

▲開業期內特價八折▼

書報評林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默之
『經今古文學』和『史古辨』 王伯祥
關於『性史』的幾句話 周建人
評『學生雜誌』 沈本權
介紹與批評(九篇) 石岑等

時事摘要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 開明書店

社評

孫張合作討赤之前途

緊隨着吳佩孚失敗之後，就有孫傳芳張作霖合作討赤的空氣。孫傳芳與張作霖因去年反奉之仇，直至現在還未冰釋，現在因為北伐軍佔武漢，吳佩佩拥台，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於是調和使者，相望於道，失意的軍人政客來往於奉天京津南京之間，希圖撮合拉攏，兼作個人的政權活動。一些反動報紙乘機大吹大擂，報告『樂觀』的消息，製造空氣，希望在紙面上抵制北伐軍的發展。孫張合作是目前的最重要問題，假使他們誠意合作，則以後實力較遜，且為新附的北伐軍自不免危在旦夕。但是孫張眞能合作嗎？無論他們如何的，電報往還，互相恭維，然而明眼人自能知道他們合作的限度與澈底合作之不可能。

軍閥的特色就在勾結帝國主義，擁兵殃民兩點，他們沒有什麼政綱，亦用不着什麼主義。

軍閥的軍隊擴張了，他就要求地盤，沒有地盤的發展，他就不能維持他的地位，一定要受部下的暗算。目前戰勝稱雄的奉軍，他的軍隊擴張最多了，南口戰事結束後，就有許多討赤的將領沒有地盤，不免有反側不安之念。這是每次戰爭後勝利軍閥陣營中所必起的現象，如民國十三年直奉戰爭後之郭松齡，今年國民軍退出北京後新直系之醞釀（包含直奉兩方失意軍官如靳雲鶚，田維勤，李景林，畢庶澄等），今年國民軍退出南口後，穆春之被張學良繳械（穆春因得不到地盤，陰謀做郭松齡第二）；以及張宗昌之急於籌畫『援鄂』，想

遣送徐源泉，王棟，畢庶澄等覓食他鄉，這些都表示勝利的軍閥的難題，地盤有限而軍隊無窮，分配一有失當，即生肘腋之患。所以奉系軍閥此時的願望和目標，在於獲得河南，甚至江蘇的地盤，以安插那般討赤有功的將領。

因爲地域的關係，在奉系這種政策之下的對象，是吳佩孚和孫傳芳而不是北伐軍。奉系軍閥在與北伐軍交綏衝突以前，必須取得江蘇或河南，但這正是孫傳芳和吳佩孚不肯放手的。除了趙恒惕葉開鑫這種不爭氣的奴才肯放北軍入境外，現在沒有一個軍閥肯讓別的軍閥假道，連閻錫山最危急的時候也不讓吳佩孚一兵一卒侵入山西，當然我們不希望孫傳芳與佩孚比閻錫山還不如。何況軍閥同時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執行的工具，日英帝國主義的衝突，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英帝國主義之幸災樂禍，使張作霖也沒有援助孫傳芳的決心呢？

繼吳佩孚失敗之後的孫傳芳地位算是危急困難極了！在五省二十萬軍隊中，他的親信軍隊只有三蘇多人，一面須防止奉軍的南侵，一面須與北伐軍兵戎相見，一面須鎮壓部下的離異反叛。浙江的夏超，徐海的白寶山陳儀，誰能擔保他們不效孫傳芳的故智，乘他自己有事疆場，後路空虛之際，宣布獨立，或佔領江蘇呢？誰敢擔保土匪張宗昌不乘北伐軍與孫傳芳酣戰正烈之際，舉兵南下，襲取江蘇，坐收漁入之利呢？誰能担保在孫傳芳正式參加討赤之際，因搜括軍費，壓迫平民，不引起人民之極大反感，造成極强大的反孫運動，加速他的滅亡呢？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的結論是：軍閥內部的矛盾衝突太利害，無論兩面如何甘言美語，文電交馳，孫張的合作很少希望的；孫傳芳因部下軍隊的離異，和五省人民的反抗，其地位

非常危險，我們不要被軍閥的空架子嚇倒，我們須看清事實，看清敵人的弱點，以進行我們的革命工作！

革命與言論自由

爭取自由，是民衆與一切反革命勢力鬥爭的重要目的之一。 因爲深知羣衆愛護自由的心理，一般聰明的反革命份子也乘機魚目混珠的高呼自由——『反革命的自由』！ 自由是給與革命勢力的，亦就是給與大多數民衆的，一切反革命派不應該有份！ 倘若我們承認反革命派有反動的自由，同時亦可以說軍閥有賣國的自由！ 在革命勢力政權統治之下，我們爲鞏固革命並求其繼續發展起見，當然不應該容許任何反革命派有一切言論行動的自由。 否則，結果必防害革命的進行甚至於動搖革命的根本，何異於革命的自殺！ 俄國共產黨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權之後，決然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反革命派。 中國國民黨要達到國民革命的成功，當然也不能例外，應該在他政治勢力所及的地方，取締一切反革命的言論和行動。 醒獅報是報紙中之最反動的。 牠兩年來在中國的宣傳旨趣，治終是對帝國主義小罵大帮忙，對革命運動藉『反共』，『反俄』的兩個口號極盡其造謠攻訐之能事。 牠那種再接再厲（？）的反動態度，讀者若偶一看到醒獅，自會知道，此處無待細說。 最近對於國民政府的北伐，醒獅報的攻擊與咀呪，尤其較任何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爲賣氣力。 牠能代帝國主義默禱，想出了蔣介石北伐必歸失敗的六大理由，而且牠這篇不刋的妙論公然爲從不登載時論的香港帝國主義者的工商日報特加轉載。 像這樣一種閉門狂吠，專門與革命爲仇的報紙，當然應該禁止發行！ 如果醒獅報應該在國民政府勢力所及的地方公開發行，則陳炯明也可以在廣州自由行動！ 在革命勢力就

治的區域，我們爲求革命的安全起見，應該很嚴密的取締反革命派之一切自由，何止言論！

醒獅派口口聲聲反共而不反國，但暗中却把國民黨之一切較左的行動歸罪於共產黨而大施其攻擊。 對此次醒獅報在粵之禁止發行，他們當然照例『反赤而不反國』的『反對共產黨摧殘言論出版自由』－ 究竟查禁醒獅的國民政府政治部是否如醒獅同人所說的『便是共產黨部』？ 稍有常識的人自會知道，無待解說。 醒獅被查禁之後該報同人宣言要『申罪致討』。 自然！ 吳佩孚討赤討得自已抱頭鼠竄。 孚威已矣！ 今後討赤之責唯張雨帥與曾文正是賴！ 橫直民厚里比雞公山還更安全，今後曾文正公琦何妨安坐其中很寫意的大討而特討？

青年對於北伐應有的認識

仁靜

北伐軍以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挾勢如破竹之勢，連克長岳武漢，爲中國革命前途放一異彩。 北伐是孫中山先生終身奮鬥的事業，於今日覺得完成其一部分，這是中國十餘年來所希有的革命形勢，這種革命形勢每個青年對牠應有明確的認識，才能獲得正當努力的方針。

我們須注意兩種對於北伐的不同的觀察，第一是認爲蔣介石此次打勝了吳佩孚，中國的平和統一馬上可以實現，崇拜蔣介石爲英雄，惟其馬首是瞻。 第二認這次北伐爲軍閥間戰爭，認北伐爲俄國勢力之侵入，認蔣介石爲賣國，因此視吳佩孚與蔣介石爲一邱之貉，青年對於兩方都應反對。 這是兩種最普通的傾向，以第一種爲尤著。 久受軍閥蹂躪和帝國主

勞壓迫的民衆、看見國民政府年餘的施設，國民黨的革命政綱，自然對於北代軍應許有多希望，因有過分的希望，不免把北伐軍無形當做伐罪弔民的軍隊，存着過於倚賴的心理，不免輕視民衆本身的責任。　第二種爲一般更落後的青年的心理，他們看軍閥戰爭看得太多了，打得民窮財盡，士匪如毛，自然厭惡戰爭，何況蔣介石背後更有俄國勢力，而俄國勢力又等於洪水猛獸，要『公妻共產』的呢，自然對北伐軍的痛恨，比對吳佩孚的痛恨還要過火，對於蔣介石的北伐比對於吳佩孚的討赤還要激烈的反對了。

我們須同時與這兩種見解爭鬥，他們都是感情的，不科學的，都不能給我們以目前應當如何工作的方針。　我們對於北伐的觀察不是認爲北伐不是蔣介石的成功，不是蔣介石的神異的英雄本質，克奏殊勳，不是蔣介石能征善戰的功勢，我們須更進一步觀察此次北伐軍何以有如此的成功，他的原因是些什麼。

此次北伐成功的原因不外三點：（一）軍閥勢力之崩潰，（二）帝國主義之不能直接干涉，（三）革命軍之勇敢與接近民衆。　軍閥勢力之崩潰，使軍閥不能成一整個的勢力來對付北伐軍。　軍閥內部的衝突，如孫傳芳與張作霖張宗昌的衝突，吳佩孚與張作霖與孫傳芳的衝突，互相防備，互相牽制，不能大舉援鄂，而且吳佩孚的內部亦號令不一，故北伐軍得利用孫傳芳的，中立，與吳佩孚軍隊的弱點，一鼓而下武漢，無後顧之憂。　帝國主義本國勞動運動之發展，特別是英國在今年五月經過一次空前的五百萬人的大罷工，礦工罷工至今尚在繼續，損失二萬萬磅（據中美專電），幾無能力可大舉干涉中國的民族運動，而且各國間的意見不一更足以阻止一國之冒險。　第三，這次革命軍之勇敢善戰，完全是革命軍隊，

受得相當的政治教育，與民衆結合的結果，他們知道他們的犧牲是爲中國的獨立，故能士氣旺盛，前仆後繼，視死如歸。 這是北伐軍勝利的直接原因。 其次我們再看促成這次勝利的間接原因，如五卅運動之打擊英帝國主義；省港一年多的能工，使英國知中國民氣之可畏，不復是五分鐘的熱血；數年來革命的宣傳，使軍閥內部紛亂不已，破壞軍閥的統一意志，加增了民衆的反抗決心； 加上許多青年投身革命軍隊宣傳的成績；遂成功今日北伐的勝利。所以北伐成功的間接原因是民衆運動的成績、是民衆幾年來參加政治鬥爭的勝利（ 對於單純的軍事革命如民國二年長江各省之宣告獨立，民國十一年，十一年之北伐，帝國主義與軍閥都有方法可以破壞，他們曾幾次借款助械給袁世凱，段祺瑞幫助他們遏止南方革命勢力之向北發展。 惟有革命運動採取民衆鬥爭的形式時，他們却不能征服幾百萬幾十萬的民衆，因爲民衆排貨罷工暴動革命的武器，到底不是可以用砲艦致策可以壓服的。 英國在萬縣用大砲轟死居民二千人，只是煽燃了全川全國排英的火燄。 惟有民衆的革命力量可以逼着帝國主義的強盜有點顧忌，不敢胡作非爲。 所以這次北伐軍的勝利是民衆的勝利，是民衆在過去數年特別去年用鮮血去搖動舊社會的結果。蔣介石不過是民衆意志的執行者。 如果沒有這幾年的民衆運動，則這次北伐之參戰者不過四五萬人，他能當得住帝國主義的幾十隻軍艦和吳佩孚孫傳芳的幾十萬軍隊嗎？ 他的軍隊能有如此勇敢的犧牲精神嗎？

我們既確定了北伐的勝利是民衆運動的勝利，是民衆在各方面奮鬥（如勞動運動，農民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的成功的一片段，我們應知道將來革命運動的方向。 這次北伐軍奮鬥的成敗，仍然有待於民衆自身力量的發展。 倘如民衆本身有强固

的組織，能提出堅決的政治主張，自然可以團結北伐軍的內部從事建設，不然則北伐軍內部因被目前勝利所炫耀，他們也有走到腐敗的可能。 當帝國主義看到他們不能用武力征服北伐軍時，他們自然要着眼於怎樣扶助北伐軍內部的反動或投機的軍隊，使之撲滅民衆勢力而與帝國主義妥協。 帝國主義也可以用反赤反共產的口號煽動投機軍隊使之爲鞏固自已的權利拋棄民衆的要求，那時反對共產黨，反對蘇俄，反對過激的主張都要應運而生，一如辛亥革命以後，革命黨內部不相信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認爲空想，結果一部分革命軍人都墮落成爲腐敗的軍閥，使辛亥革命歸於流產。 現在的形勢我們也同樣的不可過於相信軍隊，把民衆本身的力量忘記北伐的勝利以後只是擴大民衆運動的基礎，使民衆更能堅強廣大的團結，再來與軍閥帝國主義作一最後的決死戰。

靑年此時的責任，莫過於利用現時的革命環境到民間去，組織許多工會，農會，學生會喚醒羣衆要求國民會議，要求實現地方民權，要求解除苛稅雜捐，要求言論集會自由的保障，如此才是盡了靑年的責任，正如過去靑年之投身軍隊，投身於勞動運動農民運動一樣。我們不要有一時的幻想，以爲我們可以不勞而獲，希望人家打平天下自己坐。這次北伐的結局，是民衆的勝利呢，還是一部份投機軍隊的勝利呢？ 還要看民衆的及時努力！

學聽明些

仁靜

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是我們的解放運動的眞正敵人，我們必須打倒他們以後才能得到自由，這是無可疑的。 但是帝國主義與軍閥有了幾十年或十餘年的生命，他們壟斷了一切文明

與財富，民衆比較起來，一直在愚昧與被欺騙中過生活，連抵抗他們的進攻還覺困難，那裏能說到打倒他們。　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決不是一拳一足的事，實在是運用許多的資本主義時代所給我們的科學知識，我們如不能運用這些科學知識與敵人作戰，我們便等於義和團想用符咒拳術抵制洋槍洋砲的進攻，我們的勇敢固然可嘉，但是我們的愚蠢是不可及的。

我們若要進攻敵人，若要擁護我們的利益，首先要學聰明些，至少要能如敵人一樣的會使用兵器，才能够克服敵人。　但是不幸竟有一部份要求革命的朋友們，不惟不願意學習聰明，反日益愚蠢，至於不可救藥，在一些領袖們固然別有用心，但是要求革命的青年如果認眞的要求反抗，他們必須先從反抗他們的愚蠢起，不然他們會被敵人利用以攻打自己，讓敵人在旁邊狂笑的。

首先我們要認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倘若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初步的認識，我們便極易被敵人利用，自相殘殺。　有時，因爲敵人表示得好一點，我們容易受其軟化，有時因敵人標榜救國救民，護法護憲等口頭禪，我們易受其欺騙。　有時敵人造謠誣蔑我們的朋友，我們因信仰不堅，極易受其中傷，有時我們因過信或崇拜我們朋友的力量而袖手旁觀，妄了盜督朋友的許多過失和缺點，以致我們的朋友逐漸墮落。　我們對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判斷，唯一可靠的是根據事實。　假使有人說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那麼你就問他有什麼證據，有什麼事實。　蘇俄佔據了中國的土地沒有？　共管了中國的財政沒有？　有租界和領事裁判權沒有？　蘇俄援助國民政府和國民軍，與孫傳芳行爲，還是扶助的行爲；他的幫助換得什麼權利的割讓，還是只與不取的援助呢？　孫傳芳高唱保境安

民，表面上是江浙五省人民的朋友，但他是否保境，是否安民呢？ 他是否接濟過吳佩孚餉餉彈，援助趙恆惕囘湘，嗾使唐福山攻湘呢？ 他是否增加五省人民的捐稅，殺劉華周水平，封閉國民黨，禁止愛國集會以取悅於帝國主義及紳士階級呢？ 我們固然相信蔣介石是民衆的朋友，但是蔣介石是否有些過失如北伐期內禁止人民言論集合自由，禁止罷工，在農民中勸銷公債等等，不顧人民利益，想藉此造成個人的專制，有革命的投機之危險呢？ 我們對於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須有堅確明瞭的認識，有事實的根據，不為反動派的宣傳所動搖。 我們的敵人有無數的宣傳利器如報紙，學校，又有監獄，法庭和斷頭台，他是可以用各種巧妙的宣傳方法來宣傳你背叛革命或守中立的，我們如稍不堅定，稍不認清事實，即易為其欺騙或威嚇，喪失了革命的勇氣，所以我們必須聯合我們的朋友制服我們的敵人。

在與敵人爭鬥中，我們尤須注意怎樣用民衆的力量影響敵人內部使之引起分化或分裂，使一部分軍閥與帝國主義守中立，或者傾向革命政府。 一般幼稚的革命黨員總以為革命黨是要純潔的，不沾染一點惡勢力。 但是如果帝國主義與軍閥能聰明的聯結和贊助民衆間的反動勢力如國家主義與國民黨右派來與革命勢力作對，革命勢力何以不能聯合一部分進步的軍閥和資產階級以打倒更反動的軍閥呢？ 如果帝國主義者很聰明的能利用金錢以分散革命勢力，引起中間的階級分化，何以民衆不能用團結的力量威脅和誘發進步的軍閥傾向民衆，也引起他們中間的分化呢？ 一切事情都是在變化的過程中，各處我們都看見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爭鬥，帝國主義想造成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者的聯合戰線。 無產階級也不應那麼傻不去找幾個朋友和幫手，專等待着帝

國主義的來攻。　無產階級也應團結殖民地民族，進步的武力，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左派與一切進步的政黨與知識分子，造成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綫。　假使革命勢力是光明的，純潔的，爲什麽光明反怕去照耀黑暗，純潔反怕去洗滌汚穢。　我們縱然對於革命勢力的成分，有些不能滿意，如對於新附北伐軍的川黔湘軍，如對於國民軍，但是我們須認定這是舊勢力分化向前進步的過渡現象，只有擴大和鞏固民衆勢力，隨時去啓發他，督促他，才能使他逐漸由舊式軍閥的軍隊進化成與民衆接近的武力，由與民衆接近的武力進化成爲民衆的武力。　假使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者，資產階級，那樣大量的容忍他們唱革命的高調，或民族平等國家政權的高調，而時時不忘提攜他們合作反赤，我們革命勢力何以不能學他一樣容忍一些軍隊或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不同的態度，極力拉攏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呢？　假使我們連此等地方都不如帝國主義者，那就表現我們不能打倒帝國主義，只有被帝國主義打倒罷了。

關於我們組織民衆，宣傳民衆的方法，我們也比我們的敵人非常落後。　我們的敵人要攻擊革命黨，廣州政府與蘇俄他總會製造許多近似的事實，大宣傳而特宣傳，大煽動而特煽動，但是革命派的報紙很少能充分把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罪狀如火如荼的寫出，激起民衆的反抗。　有些報紙直是陳述些帝國主義和軍閥應當打倒的理論和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普通的罪惡，絲毫不能激起民衆的感情。　當孫傳芳的機關報新申報每日架着大砲向國民黨攻擊，揑造許多謠言，描寫的如火如荼時，國民黨的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却毫不能披露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罪惡以舉行反攻，光是斤斤致辯於聯俄非赤化，門注重洗刷和防禦。　當帝國主義者攻擊

革命勢力時，他總很小心的把領袖與羣衆分開，如說國民軍是好的，可惜國民軍的領袖不好，學生是好的，可惜受了共產黨的利用等語，但革命派的宣傳有時却不分皂白，一齊攻擊不分反動派中間的領袖與羣衆。　帝國主義很會組織許多慈善團體或娛樂團體如青年會，運動會以獲得羣衆任其潛移點化，而革命派對於羣衆的組織却不能時時注意羣衆的本身利益，不能切合羣衆心理，留着許多的弱點，使敵人有造謠攻擊之餘地，至於革命派有時對羣衆態度之不好，不失之傲慢即失之冷淡，這不如帝國主義者走狗之利易近人。這些也是我們不聰明的。除非我們在錯誤中學習聰明，我們不能克服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爭鬥發展了，我們的活動範圍擴大了，我們的環境複雜了。　我們在這些鬥爭中，所要遇到的敵人，不是爭鬥初期時的敵人，那時他們還輕視我們，或一時慌張，手足無措，但他們現時已有準備，他們將從各方面系統的剷除革命的勢力。　我們的唯一希望，就在我們的聰明的努力。

準備打倒反動學閥！

D. Y.

記得很久以前代英曾這樣寫：『「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了。　然而這總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運動的心理。』　眞的，的確青年人是這般在崇拜五四運動，不但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是一樣，因爲五四是眞正值得我們崇拜的。

澎湃兇湧的學潮自北京學生打了賣國賊而普遍到全國，各地在睡夢中的民衆，好像頭上

澆了一盆冷水的斗然震醒，反帝國主義侵略的覺悟，發展之速猶如火之燎原。幸虧有了五四運動，中國才能苟延殘喘；幸虧有了四五，中國才有轉機，才有青年覺悟的學生羣衆，來領導全國人民，做反帝國主義侵略運動；幸虧有了五四，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才能從幾千年漆黑一團的天羅地網裏放出一條毫光。五四是這樣一件東西，所以値得我們永久崇拜。

五四之後國民革命之潮流，如洪水般泛濫於中國，青年的學生則是投身其間的領導者，一直從五四到五卅到三一八統統站在前線。可以使帝國主義懼怕的東西，莫此爲甚了。

聰明的帝國主義者，當然不會讓你可怕的東西永遠存在做他的障礙的，所以就命令他的大小傀儡，上至政府，下至小官，以軍法從事，來禁止學生運動，可是這辦法總嫌更隔一層多，於是就找到這批反動學閥。

論起這批反動學閥，他們也未嘗不口口聲聲喊讀書救國的，然而他們自已，讀了一輩子的書，大約還沒讀夠，我們從來沒看見他除設法保持飯碗以外曾經救過什麽國。但是對於帝國主義他們確曾救過一救的。

今年六月裏，朝鮮有過一次大「騷動」，在運動之中受傷的達三百人，被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對於學生方面，朝鮮總督（日本人）命令學校開除者二十餘人，送進監牢者八十餘人！中國雖然是半殖民地，但總究還沒有「名正言順」的屬於何國，因此也不會有總督的命令。但是雖然沒有總督，而學閥們替帝國主義者所做的事業，居然不亞於有了命令，這大概就是學閥們讀了書之後救國的大道罷。

據熟悉個中的人講，今年學閥們的工作，着實有些可以驚人。　自從吃了工部局一個嘴之後，在五月裏，就加緊功課，加增嚴重的小考，小考都排在每個紀念日的後面；直忙得學生們連校長先生所召集的紀念會都不能到。　暑假一到，立刻大批的舉行開除，因爲開除要理由；所以不得不採「非常手段」。　在復旦大學，有改分數的事發現，分數從C改到F，在南洋大學，許多人的操行分數，以前不是甲就是乙的，今年照樣批好了甲乙之後，又被幾個私人開的「教務會議」（大多數教員都不知道的）從甲改到乙，改到丙，更改到丁而開除。

被開除的人，每個理由都可以說是「莫須有」的。　學閥把持了一切，他要根本摧殘愛國運動，眞是什麼也做得出。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還沒有總督，而他這工具所做的工作，比有總督的地方更要高明罷。

所以，學閥已明明受了帝國主義者的驅使，團結起來，向素來革命的學生羣衆進攻。這個進攻，一面顯出帝國主義者的凶殘，一面顯出提倡讀書救國的先生們的『救國』！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民族革命是如此澎湃，前途是由沉寂的死變爲蓬勃的生，但是，『從十五年暑假以後』究竟有什麼樣的環境，這就全在乎一直站在革命前線的青年學生在身的努力！

中國的民族革命，幾年以來，已由宣傳而進爲實踐。　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懼怕革命黨，已由其歷來白色恐怖政策裏明顯地表現出來。同時，軍閥之戰亂，農村及城市之被蹂躪，間接的苛捐雜稅，勒迫種烟，饑荒荐至，水旱頻仍，已使全中國無一塊干淨土，迫得中國的青年，一天一天向革命的路上跑。　而這革命的傾向，遠非帝國主義軍閥白色恐怖政策所能羈

止的。　反動學閥自儕於反革命之列，並一不是件希奇的事，但是革命的青年能容忍麼？能容忍這爲帝國主義說話爲帝國主義走狗的學閥把持教育權麼？

不！　不！　每個青年，每個有血性的青年都不能容忍這勾結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的東西存在中國的。　當此全國政局有劇烈的變化，劇烈的傾向革命的時候，我們要有第二個五四來恢復從前五四的精神！　我們還要保持光明，我們還要保持『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八個字！

現在這種教育，是亡國的教育，要受好教育，只有等革命勢力佔領了一切的時候：　這反動的亡國的教育，破壞是無所姑息的。

青年們，熱烈的青年們，是不是反動學閥的屠殺政策可以停止我們爲自身利益之奮鬥呢？

我們要像五卅屠殺後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一樣去反對學閥！　我們要參加校務，我們要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思想的絕對自由，給與我們的自由以障礙的就是我們的敵人。青年素來是勇敢的，此刻應當更勇敢的來做這些工作。　革命早一天成功，我們早一天受到眞正的好教育！

準備啊！　打倒賣國學閥！　恢復五四精神！

俄國工人的生活狀況（赤都通信）

青山

記者按：這是莫斯科的來信，篇中所述事實自有讀者去鑒賞與判斷。　我在此要說的，只是：不惟我們的同志青山對於莫斯科的新建設有這種目擊的報告，就是素來以實驗主義者自命，不肯輕易下判斷的胡適之先生，素以穩健溫和著稱，毫無過激嫌疑的胡

過之先生在他赴歐游歷，道經蘇俄的過程中，『在莫斯科經過了三天的實地觀察』，也不能不說『我看蘇俄的教育政策，確是採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說，作大規模的試驗。……看其教育統計，已可驚嘆』『我是一個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的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畫，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等話，贊美之意，溢於言表，從此對於蘇俄的許多大紛亂的謠言！自然可以減少牠的搖動人心的作用了。

同志們：知道你們正在烽火連天聳動全世界之『中國革命高潮』中與敵人血搏，與反革派苦戰，但我偏要告訴你們一些『享樂』的話；這正因為是革命成功後之蘇聯無產階級之『享樂生活』，他們在革命前後用過更偉大之犧牲，故能得到最終之勝利。現在，他們眞勝利了，看！這種光榮的『勝利品』，無論你們在戰壕，在獄中，在資本帝國主義軍閥之鐵蹄下，在與死敵短兵相接苦戰之際，看到在西方已經得到勝利之勞苦兄弟——蘇聯工友們之這種生活，將更能，興奮你們之精神，提高你們之勇氣，向敵人猛撲，取得『加快』之成功！

這是離莫思科八十里的一所鄉村。有很長之河流，很豐的草原，很多之平原林，很精巧合式之院落亭樹房子花園，黃花滿地，沒一處不吻合自然之美。革命前貴族，地主，資本家所構為安樂窩避暑處的，現在那些東西『滾開』！讓給他們了。為『O. M. C』(莫思科聯合避暑處)之一。他們——一千五百個工人同志，便在此間避暑，休養。

此地生活，是完全合乎『共同』原則的。大膳廳，俱樂部，醫院，……參觀，散步……

：都是團體的，一律的，秩序化的。　早操——早餐——游戲時間——午餐——午覺——第三餐——休育時間——第四餐——俱樂部工作——每天是這樣。

他們的膳場，在設備之精雅與飲食之講究看來，就像上海之西餐館子，在醫生精究監督之衛生方面看來，則無不過之。　肉類，菜，瓜，蛋菓之屬應有盡有，并且還規定在較熱之天氣吃西瓜，冰淇淋。　咖啡，菓子露等味道，現在是他們的『家常便飯』。

在游戲時間內，他們可以挽着愛人的手，去划船，散步，或洗澡。　從前『飢寒交迫之奴隸』現在，在赤色之旗幟下，酣歌遨遊着！

有專門之男女體育人材，每天忙着領導那些粗莽或嬌嫩之勞苦兄弟姊妹們，怎樣玩球類，怎樣田徑賽，怎樣發展你的肺部。　『提高我們之健康——準備我們之武器——將加倍我們工作時之生產，收獲，與進步！』　他們喊出同一之口號，這口號竟使得他們獲到驚人之成績——據醫生之檢查與統計，在此休息兩禮拜歸去之工人同志，平均每人增加到十二磅之體重。

俱樂部更是他們最快活的集會，在每天的晚會上有電影，話報，音樂，名劇，等，在鼓掌之歡歌聲裏送他們同志安眠，每天晚上是這樣。

幾乎要使我們（無論誰）想也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工人休養所。　但在蘇聯像這樣的地方是很多呢。這又算什麼，聽說離此地不遠的五金，礦山工人之避暑處更要闊綽多了。他們，有病的，還常送到高加索，南俄海濱去休養。

當然啊！他們——蘇聯工人的生活，在這樣的工農政府保護之下，到處是使得他們安樹

的。 童工作四小時的工，每天并教育四小時，十六歲以上作六小時工，十八歲以上才作成年之工（八小時）。 在工廠受的是『懲安涅兒』（童子軍）『康索莫』（少年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教育。 女工有種種之特權，生育前後四個月的工資，是在家照領的，并規定津貼小孩之生活費，直到十八歲才停止。 此外病呢，死呢，都有撫恤金。并且規定全俄之大學，只有工人之子弟及作過工者才能享入學權利。 他們，十五六歲之童工，都穿着嶄潔的絨皮衣，長統靴，女工之穿戴，假設她要掛上一副驕傲脂粉的臉孔時，幾乎要使我們看成像上海之外國小姐太太一樣闊綽；可是她們并不像那些寄生虫之窮奢極慾，在她的和諧瀟之動作當中，處處顯得其真正之自由解放，真正無產階級之『得謨直拉西』！

親愛的同志們！我簡直不好怎樣來形容這一幅無產階級之『行樂圖』！ 他們真快活啊！ 沒一個時間不聽見他們的歡樂，沒一個地方不看見他們的狂舞。 白髮斑斑老頭子老太太——至于六七歲的小姑娘，什麼樣的人甚至於什麼形式的集會，在鼓掌之歡呼空氣中，常能看見她們在表演之舞台上，受人家歡迎，或是歡迎人家。 在酣歌之環境之下他們并未嘗離開或失掉他們那濃厚之革命情緒！他們天天關懷英礦之大罷工，他們天天探問破曉之東方尤其是青年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是國際主義者。狹義之『國家主義』，無論是在帝國主義之老巢的，或被扒手會琦之流之販往東方去的，他們并不因為這是小醜而加以姑息，他們常把全世界像那樣的尤物髒東西與帝國主義括在一個括符內！『反革命！』他們是沒一個沒有國際常識的，為什麼日本要召集所謂亞細亞民族聯合會，為什麼強盜國際同盟之不中用，為什麼法國佛郎之奇跌……他們知道的比坐井觀天之東方文化派，與閉眼瞎喊之醒獅派聰

賺多了。同志們！這便是『赤化』之蘇聯的工人，這便是『赤色帝國主義』（醒獅派民黨右派之口調）蘇聯政績下之工人生活，這便是眞正『赤黨』蘇聯『波爾塞維克』所組織教育出來之勇敢戰士！『赤化』『赤色帝國主義』『赤黨波爾塞維克』果眞如洪水猛獸一樣可怕嗎？可憐被人利用之國家主義派，民黨右派以及無主見無黨派，無常識之窮苦小子，天天在那裏喊窮，却硬要盲從跟着其主人（曾琦，陳啓天馮自由，以至于江亢虎之流所謂首領者）之尾巴亂吠『反赤』！反對『因爲受壓迫受窮不過而起打倒帝國主義與資本家之窮人組織（卽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卽階級爭鬥）』這眞奇怪到于不合邏邏！饑寒交迫的窮苦弟兄們！事實先生已經給我指示了『赤化之爲物也』（曾琦口調）現在用不着再被牠們蒙蔽，造謠汚蔑！我們的出路，只有革命，只有赤化！

在此地我亦用不着給蘇聯登廣告，因爲他自有他的『偉大』『精神』。他不願消極的『闢謠』他知道他的敵人（卽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造的謠言實在太多了。他惟有積極的從事『蘇維埃之建設』『新經濟政策之發展』『全俄無產階級之眞正自由解放生活慰安』因爲這是最有力之『闢謠』『證據』。很明顯的可以看得見：那一個的工人階有放暑假，那一個的無產階級可以到休養所去度享樂生活而一文不花。惟有蘇聯的工人，他們在休養所過最少每天三塊大洋之生活，如果教他在自己錢袋裏拿出來，行嗎？

當然呵！蘇聯之報紙任你天天是怎樣的依着實在情形寫給他們着，他們——帝國主義國家及不了解蘇聯之國家，總認爲是『赤謠』是『虛造』，所以西歐各國每年都陸續派工人代表前來參觀。同志們！我還得告訴你一句笑話，猜疑的英，法，德，比各工人代表，

他們防着被蘇聯蒙蔽，今年來參觀的（如比德二國）竟帶着他們自己之繙譯來了！』大家曉得在西歐各國有經驗之賣階級者——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是反對第三國際與蘇聯最利害的。

現在，他們帶着自己的繙譯代表工人來蘇聯參觀，是看見了蘇聯工人生活之表現，并沒有所謂受繙譯之蒙蔽了，他們不好再怎樣謗毀蘇聯了。 讓我把兩禮拜以前比國代表（社會民主黨）在此地工人避暑處之歡迎會上長篇演說中底『良心語』譯出來，作爲我這次通訊之結語。

『……在西歐各國的工人，是只有『飢餓』只有『失業』，說不上怎樣去避暑，更夢想不到過你們（指蘇聯）一樣之休養生活。 ……并不是說西歐人的生活便沒有比你們更安慰快活的，有，只是資本家的特權，你要聽音樂要坐汽車是可以的，但你得從自己的錢袋裏拿出多餘之『佛郎』來，工人，無產階級是沒有這『自由』的，所以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德謨克拉西』，不過是句騙人的話！ ……蘇聯經濟之發展，實在出人意料以外。 ……』

親愛的同志們！ 下面我還打算告訴你們德國工人代表之演說，蘇聯農民怎樣到南俄去避暑怎樣住在沙皇之行宮裏，以及我們同在此地（避暑處）之生活。 但是今天只允許我拉雜的寫來這一點——再見！

祝你們努力！

你們的同志青山。

一九二六，八，十號于 O. M. C.

各地青年爭鬥消息

黃梅打倒劣紳運動之成功

敏鳴

「巴結官廳，勾引狗黨」這是本縣的劣紳，尤其是石某慣用的手段。「武斷鄉曲擺民衆」，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因此，劣紳們，在黃梅半年中的活動，竟成農民罷耕，商人閉市，青年入獄的幾幕慘劇。　好個有志氣的黃梅民衆，尤其是青年學生，竟含恨忍痛的暗裏備戰，以求得最後一次的解決。

在倒石的一天，全縣民衆，一面陸續的踴躍的聚集在城中會場，宣佈石賊的十大罪狀，及我們倒石的動機和目的；另一面派遣一部份羣衆（拿贼隊）直向石宅拿人。　不料這個消息流露出去，石賊覺事先逃躲了，且雇用了多數流氓毒打我們的拿人隊員。　其他的拿人隊員紛向會場跑來，沉痛的報告，全場羣衆更爲憤激，即時由會場蜂擁至石宅，搗毀一空，隨結隊奔臨縣署，呈請縣長票拘石賊，按罪懲辦。　朋比爲奸的萬縣長，初則婉辭袒賊，次則含糊承諾羣衆所提出之條件而不執行，終則迫於情勢不得已而票拘石賊到案了。　這個時候，羣衆已取得圓滿的結果，因將拘票貼在牌上，遊街示衆，一路上，「打倒劣紳」「縣民自决」的呼聲，前呼後應，不絕不於耳，最後，復聚集會場，[illegible]影而散。

倒石的運動取勝的原因可有幾點寫在下面：

黃梅民衆在倒石的前一月，一面聯絡黃梅實力派同時「到鄉村去」演說石賊的罪惡，所以在倒石的一天，羣衆聚集達七千餘人，萬衆一聲痛詆石賊之殘忍和兇暴，卒置石賊於「縣人皆曰可殺」的地位。　這是倒石運動第一個取勝的原因。

倒石以前的任何羣衆運動，常給敵人以充分的準備和破壞，結果終被他們神出鬼沒的手段鎮壓或解散了我們的運動。這次的運動羣衆們緊守秘密，不給敵人以提防的機會卒於一剎那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敵人招架不住而屈服了。這是第二原因。

各地受劣紳摧殘的民衆們，對於當地的劣紳也照這樣的試一試罷！ 我在這裏，預祝你們勝利！

喇叭

Harmynia Zur Muehlen 著

定一 重譯

太陽照耀得何等美麗；沉沉的醫院的花園也有了生氣，來，同伴，我們一塊到那邊凳子上坐一忽去。

我不應叫你『同伴』；你不是『可憎的赤黨』，而是『規矩的市民』，對不對？

在我看起你來，你的背駝得和我的一樣，你的手堅硬而受傷像我的一樣，你的面上訴出饑餓和困苦像我的一樣。是不是你一生做了奴隸，勞苦着，使別人得以豪飲，匱乏着，而使人家得以浪費呢？ 你點點頭。 那末朋友，我們是不是同伴？ 是不是我們有同一的母親——災厄——生我們出來？ 是不是我們同關在『困苦』的監牢裏？ 是不是我們將同樣的死於貧窮，孤寂，荒涼，被棄，在這醫院裏？ 我要不要叫你『同伴』呢？

『好，好，不再說他能，我不願再刺激你。太陽照耀得多少光彩！今天我真覺得非常輕鬆而快樂。我相信這是因爲昨晚夢見了我的小喇叭的緣故。

你以爲我多說話要傷喉嚨的麼？不要緊，我還可以活幾個月。你走近一些，讓我可以把

聲音放低，在永遠沉默以前我必定要說一次話。

你問我的小喇叭做些什麼？　講起來很長，其實也就是我的生命史呀。

那時候還是小孩子，我很久很久想要一個小喇叭。　天哪，我眞如此熱烈的希望着！我想把我純潔的歡樂，吹到世界裏，這聲音，每人都聽着的。

聖誕節，母親送給我一個小的，錫做的喇叭。　可憐她何等勞苦地集積她的錢。　一個做散工的女人是不能允許給他的兒子一點快樂的，除非以她自己的吃苦做代價。我是有福了；得到這多少燦爛的喇叭。　我把牠從口裏拿出來更親切的端詳着，很快的又把牠放在嘴唇中間，因爲我久已想聽牠的聲音。　我覺得整個的世界屬於我了。

第二個休假日，我的母親跑去打掃一個紳士的屋子，我也和他一塊去，因爲我家裏冷得非凡，而紳士的家裏，總是一直溫暖而安適的。

我在門房裏等着，母親叫我不要吹那喇叭，因爲紳士不喜歡有什麼聲音擾亂他的。　我很莊重的坐在屋角裏，撫摩着閃光的喇叭。　空氣很暖，因面非常快樂。　後來，我忽地油然而生把喇叭放到嘴裏去的念頭，我並不想吹，不過要想感覺到喇叭夾在我的嘴唇裏，而且嘗嘗給我以不可思議底愉快的錫的味兒。

我連呼吸都不敢。　但是，忽然，我亦不知怎麼的，一個尖銳的聲音冲破了寂靜的空氣

於是從隔壁起了發怒的叫吼！『靜點！討厭的聲音！』

我嚇得戰抖了。　但不久心中又充滿了復仇。『討厭的聲音！』啊，我的美麗的、美麗

的喇叭呀我把牠放在嘴唇上，深深地吸了口氣，儘力的一吹。

房間的門突然開了；那紳士，臉都氣得血紅，他從門裏冲出來，從我的手裏奪去喇叭立刻打破了。

我的呼吸停止了，全世界好像在崩壞而倒塌。 紳士不見了。 我一面哭一面拾起那喇叭來吹，已經沒有一絲聲音。

這紳士，穿着非常漂亮的皮衣，又走到門房裏來，經過了我而穿戶走出。

我輕輕的立起來，向那個紳士的房裏張探。 在我的淚眼裏看見許多華貴的東西，圖畫，枕頭以及各種燦眼的。我的血熱起來了：『這個像伙什麼東西都有，我只有一個小喇叭却被他打碎』。

此後我再沒有得到二個。 那破碎的喇叭躺在家裏的窗檻上，我有時只能敲敲牠，牠裏面再吹不出聲音了。

好幾年我凍着而餓着。 我進了工廠——你自己亦知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的——灰白的疲倦的早晨直到灰白的疲倦的晚上，耳朶裏裝滿了聲音，眼睛裏裝滿了醜惡，身體爲疲乏所消蝕。

於是忽然在我的意識裏有一個光明的世界，在這世界裏，沒有做別人奴隸的人，那邊有自由，麵包，和快樂，足夠全體人類的需要。 我變成了個社會主義者。

隨便什麼時候我看見厰裏的同伴們，他們黯淡無望的前途，他們疲乏而被放逐，我的心中激起了萬般思想。 他們竟還不知道自己是人類，也像別人一樣占有地理而應當有享福的

權利的。　他們是瞎的，不能知道威權是在他們手裏，因爲他們人數非常之多，一個廣大的羣衆向很少數的人反抗。　只要用適當的話把眞理在世界上呼喊，直到最聾的耳朶都聽見，關在困苦底墳墓中的沽着的心都覺醒了。

但是怎樣去找適當的話呢？　我的思想猶如被牆壁圍在我的心裏，沸騰着，跳躍着，但等我要把牠講出來的時候，只有死的，空的字眼跑出來，沒有節調，沒有聲音，像我的喇叭被紳士打破了之後一樣。

我沒有知識，我不懂什麼。

而且我亦不能求什麼知識。　我的窮苦斷我永無機會。

同伴你覺得奇怪麼？　我到工廠裏去，路上總經過許多學校，在這些房子裏，堆積着許多我所渴念的知識而我不能得到。　別人可以進去，能教受到知識的賜予。　但是我？只能很快的走過，到機器邊上去。

我的身體是弱的，但是我的精神却是活潑而新鮮，能教理會得很快。

這些人把我的什麼都拿了去，只有一樣，他拿不去的，就是我的腦力。　但是我的腦力也荒蕪了。　他們已經占有我的隨便什麼，使我所僅有的東西沒有了價值。

我不願自已被克服；我自己還是讀書而學習，徹夜坐在跳躍的燭光之前，十分貪婪的吸收新的而我所思慕的知識。

此時我向同伴講話的時候，第一句話會深入他們的心田，像只尖針頭把他們刺醒，像當一首樂打他們的耳鼓，忽然，他們有生氣的目光在我回答。

在會場上，我的舌頭毫無拘束。 我把我們的悲痛，困苦，不平，向世界叫喊；拿別人的生活給我們的同伴看，如此美麗如此快樂的別人的生活却犧牲了我們的生命而得到。我覺得我的聲音很響亮的散佈到全世界，像軍隊裏的喇叭，同聲齊鳴，叫喚着戰士去上前陣。

偉大的，幸福的快樂充滿了我的心懷；我的口舌是我宣傳自由的器具；我的貧乏與困苦，愛好與憎惡把牠變成流利動人，那班搶了我隨便什麼東西的人不能把我的舌搶去。

許多許多年以前一個小孩子有一個小的鄙陋的喇叭。 一個富的紳士替他把這細微的卑下的娛樂品打破了。

這做奴隸的工人，這富人的畜牲，有他的愛好和他的智識——當然，我得到這個智識是和母親集得買喇叭的錢一樣困難——他有聲音可以宣傳真理與公道——而那個有一切東西的紳士竟又來把牠打碎。

我一直講得太響，我的每個字的發音，射得太遠了，在生命之中已得了回聲。 這樣是不允許的。 於是我被關在牢裏。 等到我重新出來，我的喉嚨有了病。 許多字在我的喉裏，但是我所講出來的，只是些人家不能理會的粗音與囁嚅。

自然心內仍舊燃燒而發光，可是早已變了啞子，像小孩吹那破的錫喇叭一樣徒勞；對於我，全世界又崩壞而倒塌像小時候所覺得的一樣。

你不懂我的話了？ 讓我不講了罷？ 同伴，我再要告訴你聽我的夢，以後我就不再講了。

昨夜我的小喇叭伸過一只手來而對我說：『你吹！』但是我只能很悲傷的謝絕他說：『這是破的了。』於是那聲音又回答道：『無盡的苦難和不可勝言的痛楚已把聲音給還這啞了的樂器；這般重的不公平放在世界上，使得啞吧自已也能發出聲音向天呼號。你快拿起喇叭來吹！』我心我雖然疑惑，但終完把喇叭放到嘴裏而吹起來。

極大的聲音發了出來，如此可驚，如此有力，幾乎把我嚇了一跳。被奴隸者的不幸，受痛苦者的哀號，以及世界上的絕望都叫喊出來，呼嘯着，咆哮着，穿透過石頭的牆和監牢的壁，驚醒了一切死了的心和麻木的靈魂。我想着這喇叭是在呼喚最後的裁判，而我知道現在世界的裁判已經不遠；但是沒有一個在天上的隱藏着的上帝在把世界叫到那裁判的椅子之前；這裁判官就是我們，全世界被壓迫的，被搶刼的，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民衆。

同伴，讓我們進屋子去罷。太陽不再照耀了。我覺得冷而且倦了。

中國經濟狀況之研究（通信）

記者：我有幾件事請求你，同時還有幾個疑問請你解答，望在中國青年上答我，因爲這不是我一個人單獨的需要，我想。

第一件我請求你在中國青年上能夠做些介紹書報批評書報的文字。因爲青年知識分子的智識慾雖現很高，可是他們往往缺乏選擇食料的能力；住在鄉間的學生，更是沒有看見過『洋饅頭』一類好東西，當然更是無從吃起。我們爲使供給青年的正當食料起見，便非多做這件工作不可。

第二件，我請求你在每一月內，能夠把中國思想界的趨向變化分化聯合做一個綜合的分析。 因爲許許多多青年沒有『錢』買所有的出版物，沒有『力』估量誰人主張的對不對，祗是籠籠統統敬慕這般在論壇上出風頭的博士，名流，……………。 很需要用一大顯微鏡來照一照。

我所要問你的：

（一），中國的農民，從民三到民九減少了三千一百九十八戶，約一萬三千萬人，那末中國目前的農民，還有多少，約佔全人口幾分之幾？ 在農民裏面，各級農民（如獨秀在前鋒所分析）的成分及數量又怎樣？

（二），中國產業工人的總數，有的說一百六十萬，有的說二百萬，有的說四百萬，到底有多少？各種工人的數量及成分又是怎樣？童工和女工又佔若干？

（三），中國工商業的現狀如何？ 資本集中到什麼程度？ 小工廠，作坊，歷年減少了多少？ 外國資本與中國資本比例何如？ 資本總數若干？ ………………

這些問題，都請你費一點心血答覆我，愈詳愈好，最好能列成表式。

方開山 九，一。

開山：你的兩個請求，第一項，我們已照辦，從二卷八號起，每期都有書報介紹成書報批評。 第二項，我們不能固定着每一月做，因爲思想界的傾向變化，到底不是以每月爲單位能測量的，我們只能隨時注意介紹各種思想界的傾向，批評一些出風頭的名流，博士的意見。 你的第一疑問，我們很難答覆，中國農民有人估量估人口百分之七

十五至八十。但這不過是粗疏的估計，向無統計，和從不調查全國戶口的中國，關於農民問題的統計材料自然更難尋得。 我們只能盼望那些到民間去的有志青年，時時注意考察某地農民人數，各級農民成分，土地關係等，以為決定革命策略之根據。 關於第二，第三疑問，李立三同志在『中國工人』第六期中所做的中國勞動運動史第一章中國經濟發展及其現狀，登有許多統計材料，你可購閱，即可解答這些問題，此處不必詳細解釋。 中國工人第六期已付印，不日出版。

記者

怎樣完成辛亥革命的工程？

則．連．

辛亥革命已慶祝其第十五週年。 十五年前的今日，統治中國的滿洲封建貴族開始崩潰，而產生一『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表面上雖然採用適應於一般資產階級的政制，而其實牠的統治者仍然與革命前不相上下，不過一是外族的滿洲封建貴族，一是本族的封建餘孽——北洋軍閥而已。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使馬克思所謂『亞洲的生產方法』下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根本動搖，一方面舊的封建政權日益衰落，他方面新的敵視封建政權的勢力日益強盛起來。 辛亥革命便是這新舊二種勢力衝突的結果。 辛亥革命爆發，新的勢力固然把最腐敗的滿洲貴族政權打倒；然而新的政權，即新勢力所預期的適應於一般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政權并未能實現。 一直至今十五年，辛亥革命祇掛上『中華民國』的羊頭，而所賣的乃是與滿洲貴族代表同樣社會勢力的北洋軍閥的狗肉。不僅如此，從革命中檯起頭來的新勢力，到革命後復又被北洋軍閥壓迫得低頭下來，讓北洋軍閥統治中國

一句話：辛亥革命的新勢力是失敗了的。

新勢力失敗之原因何在呢？　這應分成客觀的和主觀的兩方面來說。　在客觀方面說，辛亥革命是資本主義勢力反抗封建勢力的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條件，和各先進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不同。　當時統治中國的，實際上，早已不是本族的或滿洲的封建貴族，而是外國勢力，而且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級帝國主義的勢力。　帝國主義侵略必然要搖動當地的封建政權，同時又嫉忌當地的資產階級政權，而寧願保存封建政權以爲抵制；辛亥革命的勢力比較這獨霸一世的帝國主義，恍然如小巫之見大巫，難免歸於失敗。　試看英日美法等國或以借款或以外交甚至以武力幫助北洋軍閥壓迫一切新的勢力，便可瞭然。　同時中國封建政權之衰落，乃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辛亥革命爆發不久滿洲貴族政權即打倒，幷非由於新勢力已充分發展能取舊勢力而代之以適應新勢力的政制之故。　因此，在主觀方面說，辛亥革命的新勢力本身也發現許多錯誤。　這些錯誤就在認識不淸楚各種社會勢力的關係，沒有明白而有力的政綱即沒有具體的正確的中國被壓迫民族的要求，沒有一個有力的政黨領導革命。當知統治中國的實是帝國主義，而當時革命軍反以侵犯『外人』爲大戒，對外的切實的民族要求自然更加沒有；當時唯一的革命黨——同盟會，到革命爆發時反丟棄了領導職任，所謂『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正是當時的實現。　這些錯誤自然也是可以用客觀原因解釋的，但這些錯誤是可以糾正的，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這些錯誤的教訓以爲後事之師。　辛亥革命要繼續辛亥革命未竟的工程，完成這個工程，則分析其所以失敗的原因，乃是十分必要的。

現在，辛亥革命失敗十五年之後，革命勢力雖然有新的發展。　原來，自一九一二年至

文辭臨時大總統職，讓位於袁世凱之時，便是新勢力向舊勢力開始作最大的讓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之後，長江以南革命勢力所及之地復一一入於袁世凱手下軍官的統治；隨後經過『討袁』『護法』等役，革命勢力始得千辛萬苦在廣東支持着，直到最近一年，始漸漸戰勝廣東內部的困難，而突然由守勢變成攻勢，向北方出發，造成現在北伐軍長驅直下武漢的狀況。革命勢力之新發展，這是辛亥以後的第一次。因此『繼續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

到今年紀念辛亥革命時，已經不是革命黨自勵之語，而爲現實的事實了。

自今以後，分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研究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更加是切要的。革命黨人應該時常自問：造成辛亥革命之客觀的原因現在還存在嗎？主觀的原因現在可以糾正可以避免了嗎？革命勢力新發展之原因究竟又何在呢？

對於這些，我們都應有個答覆。祇要一推究革命勢力新發展的原因，便可以明白今後革命的條件，比較起辛亥革命的條件，已經太不相同了。這十五年中，帝國主義仍然統治國着中，然而就在這同一統治底下，都發生很大變動，重要的來說，便是：第一，中國民族的資本主義已大有發展，特別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因此造成一民族資產階級，從買辦階級中間脫離出來，多少對帝國主義起反抗的念頭；第二，中國產業無產階級亦因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形成，跟着形成起來，由以前『在自己』的狀態，進展到『爲自己』的狀態，而跑上了政治舞台，不久便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最勇敢的先鋒軍。以前辛亥革命時籠統的革命勢力，到現在便已有明顯的階級基礎，因之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了。當時革命軍以侵犯『外人』爲大戒，如今則大衆公認帝國主義爲革命的目標，有明顯而有力的對內

召集國民會議建立統一的國民政府根本消滅軍閥，對外取銷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其原因便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一切德謨克拉西共和國的政制，才我得適應的社會基礎；——而尤其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在中國產生了根本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勢力。 中國革命勢力，現在不但含有資產階級，而且含有無產階級。 有了這種革命勢力，現在不但能夠推翻封建餘孽的政權而代之以名稱其實的德謨克拉共和國政制，而且大多數羣衆還會要求比適應資產階級的政制更進一步的政制哩！ 以上還不過是指國內革命勢力進展而言，在國際上，現在也與十五年前大不相同了，最明顯的便是帝國主義經過了一場大戰，而世界上已經發現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蘇俄。 換一句話說，革命條件變了，因緣而生的造成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自然也變了，革命勢力主觀上的錯誤，自然也要隨之而變，——然而舊的經驗舊的錯誤，仍然是目前革命鬥爭之很好的教訓，最可寶貴的啊！

在這裏，首先便須注意革命政黨之重要。 不用說，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有國際的經驗，鐵似的紀律，堅强的意志，已經在民族革命鬥爭中佔重要地位，且將佔重要的地位；即現在的國民黨也非辛亥革命時可比了。 然而舊的危險，即軍事行動支配黨的行動的心理，在此次北伐戰爭中仍然發現；『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趨勢也是很强。 這是革命勢力方面所應爲分注意的！

更正

本刊一三三期第一九五面第二行「變化」係「赤化」之誤，同面第五行「請楚」係「清楚」之誤。 第一九六面第十七行「討赤」係「北伐」之誤。

本刊第一三四期第二三九面第十行「俄國」係「我們」之誤。

新女性 九月號

中國女子的覺醒 陳望道
再論『厚慈薄孝』 廖次山
我的女性解放觀 劍波
寄母 摩殊女士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
打破內的神秘觀念 黃漢瑞
婚制述路 周寸中
性生活的變態 慨士
愛的教育 仲持
南充嫁歌 鄧天矞

一 每冊一角五分半年六冊八角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郵費在內定報處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開明書店開幕期內預定八折

二 新女性合訂本第一冊 洋裝紙面布脊金字每冊九角開幕期內概售八折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開明書店特價展期

本店為便利遠方讀者起見，特價展期至九月底止；本版書一律八折。

又，凡欲索閱「一般」創刊號者，附來郵票六分，即當寄贈一冊。

嚮導週報 一七一期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北伐軍佔領武漢以後……………述之
北伐軍戰勝聲中英國對華的陰謀和壓迫……超麟
北伐聲中廣東之農民狀況(廣州通信)……羅浮
讀者之聲……………
討論北伐問題 張入傑 符琇 黃世見 冥飛 獨秀

特約訂閱處發行通訊處廣州國光書局黃正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念五期郵票九五折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銅元六枚

本刊啓事

凡有投稿或通信寄本社者，可向就近由各代售處轉遞，因廣州郵遞時有遺誤，希讀者注意。

文學週報二四三期目錄

山中的曆日　西諦
PAINTER　子愷
雨　愈之
瀉九先生的穀　錦明

定報處：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廿八號

另售：每份二分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廣州國光書店李義君

廣州　丁卜書報社
北京　各學校號房
長沙　文化書社
寧波　寧波書店
武昌　時中書報社
　　　共進書社
福州　福州書店
香港　華文書坊
汕頭　汕頭書店
蕪湖　科學圖書館

太原　晉華書社
朝州　青年書社
雲南　新亞書局
重慶　唯一書局
　　　振亞書社
　　　重慶書店
實慶　書報流通處
西安　西安書社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紹興　亞民文具實業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九五折算。但以一分為限。

代派：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三分。